



布宁文集

3

〔俄〕布宁 著

И. А.

БУНИН

人民文学出版社

И.А.БУНИН

布宁文集

3

阿尔谢尼耶夫一生

[俄]布 宁 著

陈 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66, 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宁文集.3/(俄罗斯)布宁著;陈馥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514-0

I.①布… II.①布…②陈…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
集—俄罗斯—现代②长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①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6992 号

目 次

阿尔谢尼耶夫一生(青少年时代)	(1)
第一部	(3)
第二部	(55)
第三部	(111)
第四部	(154)
第五部	(202)
托尔斯泰的解脱	(309)

阿尔谢尼耶夫一生

青少年时代

第 一 部

—

半个世纪以前,我出生在俄罗斯中部乡村属于我父亲的一座庄园里。

我们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始终的。可惜他们把我出生的确切时间告诉了我。如果他们不告诉我,今天我绝对不会知道自己的年龄(虽说我还没有背上年龄的包袱),自然也不会有十年、二十年之后就该死亡的想法。如果我诞生并且生活在一个荒岛上,我会对死亡的存在浑然不觉——真想说一句:“那该有多幸福啊!”不过谁知道呢?也许是极大的不幸。而且我真的会浑然不觉吗?难道我们对死亡的感觉不是与生俱来的吗?如果不是,如果我对死亡浑然不觉,我会像过去和现在这样热爱生活吗?

对于阿尔谢尼耶夫家族及其起源,我几乎一无所知。我们能知道什么!我只知道,在纹章谱上我们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不可考的蛮荒时代”。我还知道,我们是“望族,虽然已经败落”。我一辈子都感觉得到这“望族”二字,并且为自己不是没有

来历的人而自豪,而高兴。在降灵节^①那天,教堂举行弥撒的时候要人们“祭奠自古以来的亡灵”。这天要念一篇非常好的,含义很深的祈祷文:

“上帝,你所有的仆人——从亚当到今天侍奉过你的我们的父兄和亲朋——在你的家园和亚伯拉罕的冥府中安息吧!”

这里提到侍奉是偶然的吗?感觉到自己与曾经做过这样的祈祷的“我们的父兄和亲朋”关联难道不快乐吗?我们最早的祖先就信奉“任何生命之父”都要以不死的,“不中断的”生命“彻底走完一段由必死的双亲到必死的子女的不中断的路程”的说法,相信这是上帝的羔羊^②要人们保持血和种的纯粹和不间断,以免这“路程”“被玷污”,亦即中断,相信每一次生产都会使新生者的血更加洁净,并且增进他们与万物惟一的父的亲缘关系。

我的祖先当中肯定有过不少孬种。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祖先都互相嘱咐,要记住并且保持自己的血统:在一切方面无愧于自身的高贵。怎样表述有的时候我看我们家族的纹章内心产生的那些感受呢?骑士的甲胄和插有鸵鸟羽毛的头盔,下面是一个盾牌,在盾牌的天蓝色背景中央有一只镶嵌着宝石的戒指,那是忠诚和永恒的标志,三支有十字柄的轻剑从上下不同的方向一齐指着这个标志。

在这个替代了我的祖国的国家,有许多与容我栖身的城市相似的城市,它们曾经辉煌一时,如今衰落了,穷了,日复一日过着琐碎的生活。然而在这种生活之上总是矗立着一座十字军骑士时代的灰暗的高塔,一座几百年来由许多圣者的塑像守护着

① 降灵节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后亦为基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纪念已故亲人之亡灵。逢星期日民间称圣三一节,逢星期一为降灵节。

② 即基督耶稣。

无价的大门的大教堂,还有一只站在高耸入云的十字架上的公鸡——召唤人们到天国去的上帝的宣诏者。

二

我最初的记忆是微不足道的,令人困惑的。我记得一个被入秋前的太阳照得通明的大房间,从朝南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坡上的干爽耀眼的阳光……只有这一点,而且是一瞬间!为什么恰好在这一天,这一个时辰,又恰好在这一瞬间,毫无缘由地,我的意识平生第一次勃发了,如此清晰,以致启动了记忆的功能?为什么它旋即黯然,又沉寂了很久?

回忆我的幼儿时代我很悲哀。幼儿时代都是可悲的:对于一个还没有完全醒来生活,而是在梦中生活,对一切都十分隔膜的怯弱灵魂,这寂静的世界是乏味的。什么幸福的黄金时代!不对,这是不幸的,敏感到病态程度的可怜的时代。

也许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的幼儿时代才是可悲的吧?的确,比如说,我生长在僻壤。荒漠似的田野间一座孤零零的庄园……冬天只见一望无际的雪原,夏天只见一望无际的庄稼、青草、野花……这里的田野永远寂静无声,神秘地沉默着……不过在寂静中,荒野间,一只土拨鼠或者一只云雀会有忧伤的感觉吗?不会,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疑问,对什么都不惊异,感觉不到人的心灵总是感觉得到在自己周围的世界中存在的那个幽秘的灵魂,也不知道空间的召唤和时间的流逝。而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了。天空的高远,田野的辽阔,告诉我在它们之外似乎还存在另一片天地,引起我对那不可即的东西的幻想,使我惆怅,以我不明白也不知道是对什么人什么物的爱和柔情感

动我……

那时候人在什么地方呢？我家的地产叫田庄^①，卡缅卡田庄，而我家的主要地产在扎顿斯克那边，父亲常去，一去就是好长时间。卡缅卡田庄的经营规模不大，家奴人数也少。不过总还是有一些人，过着某种生活。有一些狗、马、绵羊、奶牛，有一个马车夫、一个庄头、一些雇工、几个厨娘、几个喂牲口的女人、几个保姆，有父母亲、两个上中学的哥哥、一个还在摇篮里的妹妹奥莉娅……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只剩下我完全孤独的时刻？一个夏日的黄昏，太阳落到大宅和园子后面去了，空空的、宽大的院子已在阴影之中，而我（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躺卧在院子里凉下来的青草地上，望着深不见底的蓝天，就像望着一双美妙而又至亲的眼睛，望着自己父亲的怀抱。一片高高的白云飘浮着，渐渐变幻着它的轮廓，消逝在陷进去的蓝色深渊里……多么折磨人的美啊！真想坐到这片白云上去，在那令人心颤的高度，在天穹下的广袤空间，在接近居住着上帝和白翼天使的至高世界里飘呀飘！我来到大宅后面的田野间。仿佛是一样的黄昏，不过还有低低的太阳在放射光辉，我在这世界上仍然是孤独的。放眼望去，四周只有结满穗儿的黑麦和燕麦，稠密之处有鹌鹑过着它们的隐秘的生活。此刻它们还沉默着，一切都沉默着，间或有一只被麦穗儿绊住的红褐色甲壳虫发出低沉而郁闷的嗡嗡声。我解救了它，十分好奇地观察它是个什么东西，在哪里生活，要飞往何方，为了什么，它在想什么又感觉到什么呢？它在生气，样子很严肃，在我的手指间折腾，坚硬的鞘翅发出沙沙的声响，那下面露出一片薄薄的淡黄色东西，忽然间，鞘翅上的甲

^① 田庄(хутор)是一个小庄园，或者两三家农户在一起，独立于村庄。

片展开了,那淡黄色东西也展开了,多奇妙啊!这小甲虫便升到空中,发出已经是快乐的、轻松的嗡嗡声,永远地离我而去,消失在天上,给我增添了一种新的感觉:别离的伤情……

在家里我看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也是夏日的黄昏,也是我独自一人。太阳落到静下来的园子后面去了,舍弃了空荡荡的大客厅,舍弃了它高高兴兴照了一整天的空荡荡的小客厅,现在只剩最后一线红红的阳光孤独地留在屋角的镶木地板上,在一张古色古香的小桌子的高腿之间。天哪,这阳光的无言的忧郁的美多么让人难过啊!等到窗外的园子染上了神秘的夜的黑色,我躺在黑暗的卧室里自己的小床上,总有一颗星星从窗外高高的天上静静地望着我……它问我要什么?它无言地向我述说什么,叫我去哪里,又让我想到什么呢?

三

童年时代使我与生活有了一点联系,这个时候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了一些面孔,一些庄园生活情景,一些事件……

在这些事件当中,最突出的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远最不寻常的一次旅行。父亲和母亲出门去那个叫做城市的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并且带上了我。于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实现梦想的甜蜜感,同时也体验到了担心梦想由于什么原因实现不了的恐惧感。我至今记得,我站在院子里太阳晒着的地方,眼巴巴地望着——一早就从车棚里拉出来的长途马车,苦恼地想:什么时候才套车,什么时候才收拾完毕上路啊?记得我们走了很久很久,经过数不清的田野、洼地、村道、交叉路口,走到一处洼地(那时天色已晚,地方又极荒凉),那里长着密密的小橡树林,呈深绿色,枝

叶纷披,有一个“强盗”在对面坡上的树林里穿行,腰间插着一柄板斧。不仅是此前,可能也是此后,他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最神秘最可怕的庄稼汉了。我不记得我们的马车是怎样走进城里的,然而城市的清晨在我的记忆中是何等鲜活啊!我悬在深渊之上,处在我从未见过的大房屋形成的峡谷中,太阳、窗玻璃、商店招牌是那么耀眼,而我头上有一种美妙、却不整齐的乐音响彻整个世界,是大天使堂的钟楼敲响的钟声;大天使堂矗立在一切实物之上,那么宏伟华丽,连罗马的彼得大教堂做梦也想不到,而且那么庞大,以致后来看到埃及的胡夫金字塔我都不以为奇了。

最使我惊异的是城里的鞋油。我一生见过许多东西,却从未像那天在城里的集市上拿着一盒鞋油那样高兴过!盒子是圆的,用普通桦树皮编成,但是那树皮,那盒子,做得多么精巧啊!还有鞋油呢,黑黑的,结结实实的,闪着幽光,散发着醉心的酒精气味!后来还有两件事使我开心极了,一是给我买了一双小皮靴,靴筒上有一圈红色上等山羊皮,马车夫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这靴子真没说的!”再就是给我买了一根鞭柄有哨子的小皮鞭……我摸着那一圈上等山羊皮和那根有弹性的柔韧的小皮鞭,心里的感觉有多甜多美啊!到家以后,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因为身边有我的新皮靴、枕头下面藏着小皮鞭,真幸福得要死。我心目中的那颗星星从窗外高高的天上望着我对我说:现在什么都好了,世上没有比这更好、也不需要更好的东西了!

这趟旅行第一次向我展示了尘世生活的乐趣,此外还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那是在回家的路上得到的。我们于傍晚时分离开那座城市,经过一条既长又宽的大街——与我们下榻的旅馆和大天使堂所在的那条街相比它在我眼里已经显得穷

酸,再经过一片大广场,前方又出现我们熟悉的世界——田地与乡野的简朴和自在。我们一直往西走,朝着日落的方向,这时候我忽然发现还有一个人也望着夕阳和田地。在这座城市的尽头有一幢特别大、特别让人觉得愁闷的黄色楼房,与我迄今为止见过的任何一幢楼房都没有一丝一毫共同之处。那楼房开着许许多多都有铁栅的窗户,四周围着石砌的高墙,围墙的大门关得紧紧的,而一扇窗户的铁栅后面站着一个人,穿一件灰色呢上衣,戴一顶灰色无檐帽,浮肿的黄脸上有一种复杂、痛苦的表情,也是我有生以来未曾在人脸上见过的,其中包含着极度的苦闷,哀伤,麻木的屈服,以及热切的阴暗的幻想……当然,大人向我解释了那是一幢什么房子,那个人是什么人。我从父亲母亲口中知道了世上还有一种特殊的人叫做囚犯,苦役犯,盗窃犯,杀人犯。不过我们每个人在短短的一生中能够获得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而我们的与生俱来的另一种知识却要丰富得多。我父母的解释比起那张铁窗后的人脸在我心中唤起的感觉来就显得太少。借助于我的与生俱来的知识,我感觉到了,悟到了那个人的不寻常的,可怕的灵魂。那个腰间插着一柄板斧穿过洼地上的小橡树林的庄稼汉是可怕的,不过他是个强盗(对此我没有一刻怀疑过),那情景虽然很可怕,却又很迷人,带有奇幻色彩。而那个囚犯,那扇铁窗呢……

四

后来我对自己的孩提时代的回忆也都是些偶然留下的片段,支离破碎,少得可怜,不过更平常些,也更准确些。我要再说一遍:我们知道什么!记得什么!有的时候连昨天的事情也难

回想起来。

我的一颗童稚的心逐渐习惯于新的住所,在其中发现许多已经使我感到快乐的可爱的东西,看到自然的美已经不再痛苦,注意到周围的人也体验到我对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抱有的不同的情感。

世界之于我仍然局限于庄园、大宅和最亲近的人。渐渐地我不仅注意到和感觉到父亲这个亲人的存在,而且观察到他性格刚强,精力充沛,无忧无虑,脾气急躁,可又是一个最不记仇的宽宏大量的人,受不了那些爱记仇的厉害人。我开始对他发生兴趣,已经了解到他的某些方面,比如他一向无所事事——老实说,他的那种闲散,当时不仅是乡村贵族的寻常生活方式,也是一般俄国人的寻常生活方式;又比如一到要吃中饭的时候他就特别活跃,在饭桌上总是有说有笑;再比如他睡过午觉起来以后喜欢坐在敞开的窗前喝冒着诱人的气泡、冲得鼻子怪舒服的酸味儿苏打水,这时候他会突然抓住我,让我坐在他的膝头上,使劲拥抱我吻我,然后又突然放我走开,不喜欢长时间干一件事……我对他不仅产生了好感,往往还有一种使我快乐的柔情。我喜欢上他了,因为他的剽悍外表以及喜怒无常的直率性格符合我心目中正在形成的审美情趣,尤其他在一个叫塞瓦斯托波尔的地方打过仗,现在是个猎人,神枪手,能射中抛向空中的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还会用吉他深情地弹奏先辈在世的幸福时代的老歌,在需要的时候弹得那么绝,那么扣人心弦……

我终于注意到,也就是意识到我们的保姆,一个身材匀称、好发号施令的大个子女人在家中的存在,以及她与我们育儿室的某种特殊亲密的关系。她虽然口头上总说自己是我们的奴仆,实际上却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之一,而且和我们母亲吵嘴(经

常吵)完全是出于她们彼此之间的爱和吵过以后哭一阵子再重归于好的需要。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许多,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生活,节假日才回来。不过我还有两个妹妹,我也终于意识到了她们,虽然感觉不同,却一样亲密。我温柔地爱上了笑眯眯的蓝眼睛小娜佳,摇篮轮到她使用了。我也在不知不觉间开始和黑眼睛的奥莉娅一起嬉戏玩耍,让她分享我的快乐和悲伤,甚至向她倾诉自己最隐秘的梦想。奥莉娅是个热情的女孩儿,像父亲一样急躁,也像父亲一样善良敏感,不久就成了我的忠实朋友。说到母亲,我当然是最先注意到她,最先懂得她的心思啦。她对于我是同我本身不可分割、有别于其他一切人的特殊人物,我很可能是在注意到、感觉到自己的同时就注意到、感觉到了她……

此生最令我心酸的爱是与母亲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爱的一切物和一切人是我们的痛苦——单是时时刻刻害怕失去心爱的人的感情就有多珍贵啊!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已经承载着我对母亲的始终不渝的爱的重负了,是母亲给了我生命,是母亲的痛苦使我心伤,尤其使我心伤的是,母亲由于有一颗只充满爱的心而成为悲哀的化身:我还是个幼儿的时候就看到过多少她眼中的泪,听到过多少她唱的悲哀的歌啊!

让已经被整个世界永远遗忘的孤零零的她在那片遥远的故土安息吧,让她的无比珍贵的名字永远受到祝福吧。如今留在那边一个荒僻的俄国城市的墓园树丛中某个无名墓穴坑底的没有眼睛的颅骨和一些灰色骨头,难道就是曾经抱着我摇我的她吗?“我的道路高于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于你们的意念。”^①

^① 此语出处不详。

五

我幼儿时代的孤独感是这样逐渐消逝的。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夜里,我不知何故忽然醒来,看见屋里有淡淡的神秘的幽光,而没有拉上窗帘的大窗户外,是高居于空空的前院之上的一轮惨白的秋月,它是那么忧郁,充满它的忧郁和孤独赋予它的非人间的美,使我的心感到说不出的甜蜜和哀伤,以至于紧缩起来,我的情绪似乎就是这惨白的秋月的情绪。不过我已经知道,我在世界上并非孤独一人,知道我睡在父亲的书房里,于是我哭起来,叫醒了父亲……人们逐渐走进我的生活中,成为我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已经注意到,世上除了夏天还有秋天、冬天和春天,到那个时候只能偶尔出门一次。但是起初我记不清楚,在儿童的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因此今天在我的记忆中除了那个秋夜就只有两三幅阴暗的图景,那也是因为它们非同寻常。有一个冬夜,屋外刮起既可怕又迷人的暴风雪,可怕的是大家都说“逢四十殉道者忌日”一向如此,迷人的是四壁之外的风刮得越凶自己在有四壁抵御的暖和舒适的地方感觉越好。后来是一个冬日的清晨,出了一件确实不寻常的事情:我们一觉醒来,看到屋里暗得出奇,接着就看到外面耸立着一个比大宅还高的白白的、大得不得了的东西,明白了那就是一夜之间包围了我们的积雪,雇工们花了一整天工夫清除这积雪。最后是一个阴沉沉的四月天,忽然有一个人来到我们院子里,他身上只有一件常礼服,刺骨的寒风吹得这个一只手拉着头上的帽子、另一只手笨拙地按住胸前的衣襟的可怜人歪歪倒倒,连站都站不稳……

总之,我再说一遍,想到我的孩提时代,我只记得夏天,起初我几乎总是和奥莉娅妹妹分享夏天的快乐,后来是和大坑那边(离我家一俄里^①远)只有几户农家的新村的孩子们分享。

这种快乐就像我得到黑鞋油和小皮鞭的时候体验到的那点快乐一样可怜(人的快乐都很可怜,我们身上存在着的另一个人偶尔会使我们产生可悲的自怜情绪)。我出生、成长在什么地方,又看见了些什么呢?没有山,没有河,没有湖泊,没有森林,只有长在一片片洼地上的灌木丛,某些地方有稀疏的树林,难得见到像禁伐林、橡树林那样有森林样子的地方,满目是田地,田地,无边无际的庄稼的海洋。我的家乡既不在南俄,也不在草原地带,不放牧以几万头计的大羊群,没有骑马一小时才能走完的大村庄——那些村庄里的小屋又白又干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富裕景象,使人惊喜。我的家乡在接近草原的地方,田地起伏不平,除了冲沟就是坡地,草场上往往有许多石头,因此草长得不高。这里的村庄和穿树皮鞋的村民像是被上帝遗忘了,保持着原初的质朴状态,与他们的柳树和麦秸同种同源。我就是在这片荒凉而依然美丽的土地上长大,认识了世界和人生。夏季白昼漫长,我看到的是炎热的正午,蓝天里浮着白云,风吹着,时而温和时而带来炙人的暑气和晒烫了的庄稼和青草的芳香。我家的粮仓(由于年代太久,厚厚的麦秸屋顶呈灰色,看上去像石头一样结实,而原木砌的墙也成了瓦灰色的)后面是农田,那边的阳光是那么灿烂辉煌,无边无际的黑麦的海洋在坡地上不停地起伏,泛着浑浊的银色。麦浪因为自己密密层层而喜不自胜,闪闪发光,变幻着色彩,一片又一片白云投下的阴影在麦浪

^① 1 俄里约合 1.06 公里。